

李清照诗词中漂泊隐喻的文化认知研究

王思茗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9日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考察李清照后期诗词中漂泊隐喻的认知建构, 揭示北宋灭亡后隐喻选择的文化认知根源。研究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 选定16首诗词为语料, 运用修订后的隐喻识别程序(MIP)进行隐喻识别。共识别出56个隐喻表达, 归纳为七大源域: 空间禁锢与距离、自然生命的凋零、流体与感知、容器与虚空感、拟人化、物理力及文化象征。研究发现, 李清照笔下的漂泊隐喻主要是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由家思国的价值体系与托物言志的诗学传统。本研究证明, 概念隐喻理论结合文化认知分析与MIP, 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认知解读提供了有效框架, 揭示了具身体验与文化语境如何共同塑造人类思维与情感表达。

关键词

概念隐喻, 文化认知, 隐喻类型

A Cultural Cognitive Analysis of Wandering Metaphors in Li Qingzhao's Poems

Siming W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9,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wandering (piāobó) metaphors in Li Qingzhao's later poetry and to uncover the cultural-cognitive roots underlying these metaphorical choic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uided b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research selects 16 poems as the corpus and employ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MIP) for systemat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A total of 56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re identified and categorized into seven major source domains: spatial confinement and distance, the withering of natural life, fluids and perception, containers and voids, personification,

文章引用: 王思茗. 李清照诗词中漂泊隐喻的文化认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8): 628-633.

DOI: 10.12677/ml.2026.148823

physical forces, and cultural symbo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wandering metaphors in Li Qingzhao's works are profoundly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valu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home with state, and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expressing aspirations through objec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when combined with cultural cognitive analysis and MIP, provides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the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lluminating how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context jointly shape human though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ultural Cognition, Types of Metapho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 20 世纪末, Lakoff 和 Johnson [1] 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MT)之后,这 40 年间,无论是隐喻、转喻的概念结构上,还是如构式语法等语法和认知的关系上,亦或是概念化的共性问题,认知语言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对隐喻的理解难以脱离文化语境(Kövecses [2]; Sharifian [3]; 文旭[4]),在这个背景下,文化认知语言学兴起,即认知语言学出现了文化转向,关注特定文化下的认知机制和过程。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古典诗词为隐喻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舞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语境中,诗词以其密集的意象和象征著称,诗人历来运用自然意象和具体体验来传达深刻的哲学思想、个人情感和社会评论,是诗人表达能力的精髓所在。同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对于相同隐喻的理解偏差,因此,对这一特定诗词文化背景中的隐喻进行分析,需要构建一个结合认知基础、中国文化和哲学历史的理论框架。

李清照诗词的隐喻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既有成果主要是从传统修辞学或文学意象批评的角度展开。例如,唐斌、王肖丽[5]从“花”类隐喻展现李清照笔下花的意蕴和她丰沛复杂的情感,陈莉[6]从庭院意象群出发,认为其体现了宋代时代精神和文人审美情怀,蓝纯、郑霞[7]则结合概念隐喻比较爱情概念在宋词和当代流行歌曲中的异同。上述研究虽结合了隐喻的认知研究,但少有关注北宋灭亡这一历史事件,因此也忽略了这一认知冲击。进一步看,即便研究触及隐喻的文化内涵,其解释也多为文化联想,在隐喻选择背后的文化认知理据的研究不够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Lakoff 和 Johnson [1] 的概念隐喻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运用修改后的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MIP)对语料进行系统识别与标注,并辅以文化认知分析框架,对李清照南渡后具有代表性的 16 首词作中的漂泊隐喻进行全面识别与频次统计,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化认知分析,考察漂泊隐喻的源域类型、分布特征及其文化动因。旨在揭示李清照所使用的漂泊隐喻背后体现的认知逻辑,同时在认知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建立对话,尝试回答漂泊隐喻中源域选择的历史相关性和文化特异性问题。

2. 概念隐喻的文化认知理据

概念隐喻的文化依赖性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Lakoff 和 Johnson [1] 在奠基性研究中即指出,一种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往往与该文化中最核心概念的隐喻结构保持一致。Kövecses [8] 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对语言选择与意义概念化的系统性制约作用。在作用机制层面, Sapir 和 Whorf 的语言相对论提供了经

典解释框架，即不同语言编码不同的范畴与概念，这种差异反过来塑造了认知方式；Sharifian [3]则从文化认知的角度主张，语言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结构，构成特定群体共享认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文旭[4]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纲领，主张“关注语言使用者如何借助文化认知模型建构意义，反映语言与文化认知的互动关系”。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文化也相应地会影响该族群的集体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

3. 语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由李清照明确以漂泊和流离为主题的限定语料库组成。由于李清照的许多诗词因历史久远而散佚，且部分作品在学界仍存争议，选定的 16 首诗词参考了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9]进行列举，以确保文本准确性，该书目前被学界公认为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分析单位是这些诗词中有助于漂泊概念化的隐喻表达(通常是词、短语或诗句)。

基于隐喻识别程序(MIP)通过以下八个步骤分析李清照诗词中的“漂泊”隐喻：

- (1) 通读诗作，把握主题大意与思想内涵；
- (2) 确定待分析的词汇单位；
- (3) 结合诗歌上下文，确定每个词汇单位在该诗句中的语境意义；
- (4) 查阅词典，确定每个词汇单位的基本义；
- (5) 比较基本义与语境义：若二者无关，则将该词标记为“非隐喻词”；若相关，则进入下一步；
- (6) 对于已标记为隐喻词的词汇，进一步查阅词典、哲学著作或相关文化研究，追溯其在各自文化传统中的原型意义或文化意义，并判断其是否通过某种相似性与基本义相关联。若非如此，则标记为“非隐喻词”；若如此，则标记为“隐喻词”；
- (7) 将词汇单位的基本义与语境义输入概念整合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这些自然隐喻的生成机制与认知过程；
- (8) 从文化认知语言学视角阐释这些自然隐喻所反映的文化认知模式，并结合诗人的历史背景揭示其文化基础与历史根源。

4. “漂泊” 隐喻的分类

Table 1. The source domain distribution of wandering metaphors

表 1. “漂泊” 隐喻的源域分布

源域	频次	百分比	典型例子
空间禁锢与距离	14	25.0%	“庭院深深深几许” “今年海角天涯” “帘幕垂”
自然生命的凋零	12	21.4%	“满地黄花堆积” “风定落花深”
液体与感知	9	16.1%	“伴我情怀如水” “凉生枕簟泪痕滋”
容器与虚空感	6	10.7%	“玉楼空” “玉尊空”
拟人化	6	10.7%	“梅心惊破”
物理力量	5	8.9%	“载不动许多愁” “吹动浓愁”
文化象征	4	7.1%	“啼鴂” “遗犀”

通过隐喻识别程序(MIP), 本研究共收集到 56 个不同的隐喻表达, 这些表达随后被归类为 7 个主要源域, 结果如表 1 所示, 共同构建了她诗歌世界中“漂泊”的多方面认知模型。

4.1. 空间禁锢与距离

表 1 显示最频繁的源域是“空间禁锢与距离”, 这说明李清照在概念化“漂泊”具身经验时, 最为依赖的认知路径并非移动或旅程, 而是位置与边界。换言之, 她所感受到的“漂泊”, 不是在路上颠沛流离的流动感, 而是无处可去的窒息感。

在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中, 传统诗学观点认为三个“深”连缀旨在以空间的纵深叠加强化闺怨情绪的层层递进, 而概念隐喻认为这是三层多重映射, 第一层是物理庭院的实际深度, 第二层是她的孤独和心理孤立的深刻程度, 第三层是流亡者在面对故国已不在、天下没有容身之所, 任何安身之处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家时, 感受到的历史鸿沟。这里的“深”是一种认知图示, 将漂泊概念化为“一个将人与外界隔绝的空间禁锢”。同理“今年海角天涯”的认知特殊性在于“今年”这一时间标记与“海角天涯”这一极端空间标记的概念整合, 前者框定了时间维度, 即漂泊始于“今年”——北宋灭亡这个特殊时刻, 后者框定了空间维度, 即用空间的极端性和孤立来隐喻描述她在现实和心理上的极端漂泊状态。此外, “帘幕垂”更是婉约词中封闭式空间书写的典型笔法, 从表面看仅是对室内场景的描写, 但在漂泊隐喻的语境中, 它具有深刻的认知意义。“帘幕”是分隔内外的边界物, 同时也分隔了李清照安稳的前半生和漂泊无依的后半生; 同时, “垂”字传递出一种沉重、不可逆的下坠力, 凝结为漂泊者认知中“国破、亡夫”的概念固化。

4.2. 自然生命的凋零

当李清照的个人命运随国运一同倾覆时, 自然界的每一次衰败不仅仅是文学传统中的伤春悲秋, 更是“漂泊是自然生命的凋零”这一概念隐喻的系统映射。

在“满地黄花堆积”中, “堆积”二字的认知逻辑远不止视觉上的厚重感, 更是将凋零概念化为一种累积性过程。这种量的累积与不可逆性的双重映射, 也反映了李清照的心境和身体由于国破后又亡夫已进入衰败阶段。同时在传统文化中, 菊花具有高洁、坚贞的象征意义, 当菊花成为衰败之物, 也体现了漂泊给李清照带来的精神崩塌之重。再看“风定落花深”, 传统赏析多关注风定与落花之间的反转, 而从认知层面看, 这种因果脱节的时间认知延迟与李清照本人的流亡经历形成了精准的对应, 国家已倾覆, 而漂泊的创伤却是漫长而深远的, 将漂泊创伤的绵延性以这种认知冲突的方式直接展示到面前。

4.3. 液体与感知

以水喻情是唐宋诗词的常见手法, 而在认知层面中, 液体与温度感知的隐喻和人类的具身经验中有最直接的感知基础, 因此研究李清照笔下的液体与感知的隐喻可以理解她背后难以言说的内在情感。在“伴我情怀如水”中, “水”作为源域有三层结构特征——无定型、连续性、寒凉性, 传统文学关注到了李清照漂泊中的情感如水一样无法定型、无法安放的, 愁绪也如水一般持续流动、持续不断; 我们结合温度意象图示, 从而以身体共感的方式感受到漂泊之悲的凄凉孤寂, 正是多种特征的认知叠加, 使我们得以感知李清照连绵不断、孤苦凄凉的漂泊之感。“凉生枕簟泪痕滋”同样也是两个源域的叠加运作。“泪”是身体的情感表达, 而“痕”意味着泪水已干却痕迹犹存, “滋”则将泪痕赋予了增长的生命力; 而泪水流出变凉, 流泪带来了体感寒凉, 寒凉又强化了悲伤。“枕簟”本是安眠之所, 却连此处都“生凉”, 意味着漂泊的冷意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4.4. 容器与虚空感

Lakoff 和 Johnson [1]指出, “容器”是人类最基础的意象图式之一。当一个容器失去其内容物时,

“空”便产生了。“玉楼”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指向华美的居所、富贵的生活，而它在李清照的笔下变成了最空寂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模型中，“家”是最核心的容器，承载着家族血脉、社会身份与情感归属。李清照失去的不只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玉楼，而是承载了整个前半生记忆与身份的家，这种物质外壳完好无损而精神内涵彻底消亡的认知张力，浓缩了人去楼空的断裂感。“玉尊空”也有相似之处，“尊”中本应有酒，而现在无酒可饮、无人可聚，与“玉楼空”在认知层面形成了精妙的对照，前者是居住空间的虚无，后者是社交生活的断绝，而漂泊正是这双重虚无的叠加，要面对一个生活意义全面流失的世界。

4.5. 拟人化

拟人化隐喻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根植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感知方式。因此，当李清照笔下的梅花“心惊破”时，她并非在进行刻意的修辞修饰，而是她内心波澜的外化呈现。梅花本无“心”，但诗人赋予了梅花这一人类最核心的情感器官，使梅花成为具有内在感知能力的存在，而“惊破”则将这一感知力推向极致。诗人将自己的心理创伤转嫁于梅花之上，用梅花的破裂承载她那份过于沉重的崩裂感。同时，梅花在中国文化认知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它象征着坚韧、高洁与不屈。当寒冷中尚能坚守的最后一点精神寄托也已崩塌，它所传达了李清照的精神防线被彻底击穿。而“惊”字也暗示了破碎的非预期性，正如北宋灭亡之于李清照的命运一样，是一次毫无准备、不可逆转的断裂。

4.6. 物理力量

“愁”的实体化书写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悠久传统，自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至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对“愁”的量化和赋形从未停止。李清照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继承了“愁有重量”的认知传统，更进一步引入了“愁能否被承载、被推动”的认知验证程序，而这涉及一种实体隐喻。“载不动许多愁”是李清照最负盛名的名句之一，“载”激活的是承载图式，愁如何能被？这种语义上的不协调，完成了一次本体隐喻建构，构成了隐喻的认知张力所在。诗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愁的实体化尝试，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继承了愁有重量的认知建构，而且直接宣告“载不动”，在《武陵春》的语境中，李清照本想泛舟排遣忧愁，可是小舟无法承载她浓稠的愁绪，使得漂泊之愁从一个被描述的对象，转而被凸显到极致。此处隐喻揭示的正是漂泊者的困境：世界之大，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承载这份沉重的地方。“吹动浓愁”引入了另一种物理力“吹”。李清照此处将“吹”与“浓愁”相搭配，营造了一种认知上轻重对比的反差，“浓”字将愁的深度概念化得更加清晰，她妄图以微小、持续的外力撼动淤积的“浓愁”，但风吹过后，发现愁依然在那里。力的作用在浓稠的愁绪面前只起到了轻抚、搅动的作用，却无法真正撼动或使愁绪消散。这种无法承载、无法动摇的愁绪，通过“承载的力”和“吹动的力”表达了李清照的悲观心理。

4.7. 文化象征

“文化象征”源域的认知运作完全依赖于特定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符号系统与知识体系。这种文化专属性使得其意义的建构不完全依赖于语言上下文或个体经验，而必须调用长期记忆中长期积淀的文化认知模型。“鵲”即杜鹃鸟，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中是最具悲剧色彩的鸟类意象之一，有“望帝啼鵲”的故国之思，也因为杜鹃之啼带血传递着悲痛，同时因为杜鹃啼于暮春，又成为生命衰亡、美好消逝的时间象征。仅“啼鵲”二字便能激活读者脑中关于国破家亡、悲痛、时间流逝的完整意义网络。“灵犀”在古代诗歌中蕴含着“心意相通”“情感共鸣”的意味。然而李清照此处所写的是“遗犀”，就代表她曾有一段以“灵犀”相通的亲密关系，如今只剩下一件遗物，而赠物之人已不知身在何处。在漂泊的语境

中，这两个文化象征的隐喻，通过两个具体的物质文化符号，将流亡所带来的情感断联进行了物性化表达。

5. 结论

李清照漂泊隐喻的选择并非随意的修辞行为，而是深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认知模式。这些隐喻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认知图式与价值体系。其一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并非主客对立，而是相互感应的有机整体。李清照对自然生命的凋零和拟人化源域的大量使用，正是这一哲学观的隐喻性呈现。花的凋零天然携带悲伤的意义，自然与人事之间不存在认知鸿沟。当梅花“心惊破”之际，亦是诗人精神崩溃之时，这种将个人命运与自然相耦合的认知方式，使漂泊之痛从一己之悲上升为天地之悲。其二由家思国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传统认知中，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空间禁锢与距离与容器与虚空之所以成为最核心的源域之一，正是因为当北宋灭亡、丈夫离世，国与家这两个容器同时被掏空，漂泊不再是地理意义的移动，而是整个世界的崩塌。其三是中国古典诗歌有托物言志的深厚传统，物与我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李清照用“啼鴂”让杜鹃代言故国之思，而读者的顺利解码，正是因为共有的文化背景早已内化为文化认知图式，帮助我们理解。李清照漂泊隐喻的文化认知动因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由家思国的价值体系、托物言志的诗学传统。这些深层文化图式提供了七大源域的认知基础，也使漂泊之痛超越了个人经验，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05)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Sharifian, F. (2017) *Cultural Linguistics*.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clsc.8>
- [4] 文旭. 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J]. 外国语文, 2024, 40(5): 1-16.
- [5] 唐斌, 王肖丽. 易安词中“花”意象的认知解读[J]. 语文建设, 2014(35): 69.
- [6] 陈莉. 宋词庭院意象形成的文化语境[J]. 学术界, 2013(9): 242.
- [7] 蓝纯, 郑霞. 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中的爱情认知模式[J]. 外语研究, 2011(5): 51-58.
- [8] Kövecses, Z. (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王仲闻. 李清照集校注[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9.